

檔案編號：OS027

訪談對象：涂建豐（現任台權會顧問，2010-）

口訪日期：2012年12月18日

口訪地點：高雄神采飛揚 KTV

訪談人：嚴婉玲

學生時代的社團經驗

我是嘉義市人，1967年生。唸國小時搬到高雄市，高雄中學畢業後，考上政治大學中文系，大二時轉到新聞系。因為高中時參加雄中青年社，所以大一一就參加政大青年社，想說繼續參與校刊編務，剛開始不知道那是一個改革性社團，不過後來也覺得很有意義，就一直參加。政青社當時主要是舉辦演講，邀請社會改革運動人士來演講，像謝長廷（時任台北市議員）、楊憲宏（時任聯合報記者）、苦苓（作家）、宋澤萊（作家）、林雙不（作家）等人。台大很早就發展出社會包圍校園策略，但政大校園啟蒙運動都才剛開始，當時我很少出到政大以外參加活動，政大青年社除了我以外都是法律系學長，我是「唯一文學院代表」，大二我轉系到新聞系，政大青年那年也「倒社」了。

學長們轉作地下刊物《野火》，我幫忙「送報」而已，他們也希望參與的人少一點，確保速度快兼保密。大三的時候，有人把政大青年社復社，讓我當總編輯，於是我策劃了學生運動與校園文化專題，封面做得跟被查禁的前一期政大青年一模一樣，被查禁那期是「學生權專號」，我做的那期是「學生運動與校園文化」，內容交代政青歷年歷史、停社經過，希望把歷史記憶接起來。

進入自立報社與成立記協

1991年退伍後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《民眾日報》記者，先跑台北縣文山地區，三個月後就換路線跑立法院，幾個月後就辭職去考東吳法律研究所乙組。研究所沒考上，就去《自立早報》，繼續跑立法院新聞，有一陣子去《黑白新聞週刊》，三個月就理念不合離職，1994年又回《自立早報》，還是跑立法院，沒多久就發生「自立事件」，報社要賣給三重幫出身的台北市議員陳政忠，就有同事陳銘城與幾位關心本土媒體的學者、作家刊登廣告，對於經營權的轉移表示不同意見。

那時我是自立工會的理事，關心自立報系前途的許多各報同業組了一個「901新聞自主推動小組」，我擔任執行委員，小組在當年901發起遊行後，籌組

台灣第一個新聞工作者自發性的專業組織「台灣新聞記者協會」。由於當時我是籌備委員會章程小組召集人，因此名稱「台灣新聞記者協會」經我草擬提議，毫無異議就通過。

發起「搶救自立」的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健三，當時負責新聞系學術季刊《新聞學研究季刊》，邀我把自立事件寫成文章，題目是〈內部新聞自由的理論與實踐--以自立編輯室公約為例〉，另外那期有收入後來當記協創會會長的自由時報記者何榮幸寫901新聞自主的運動，起草台灣第一份編輯室公約的自立早報副總編輯蘇正平，正在德國留學的法律系學長林佳和也都有寫文章。彭琳淞那時是自立工會發言人，我引用很多他主編的《自立快報》，我們都稱那是自立報系的第三份報紙，為此他在辦公室打地鋪兩、三個月，只為報導報社內部的動態，讓大家知道環境情勢發展，非常受到同事歡迎。

記協草創階段，大家都在學習記者怎麼專業化跟組織化。記協1995年3月29日成立後，我拜託「番薯藤」負責人陳正然幫記協作了第一代網站，沒多久我就離開台北回高雄了。這時候剛好碰到軍方經營的《台灣日報》民營化，前自立晚報總編輯、前自由時報社長顏文門接手經營，我在政大新聞系學長陳申青（台灣日報高雄特派員）介紹下，也進去工作，先跑高雄縣政府，幾個月後改跑高雄市政府。

陳申青稍早成立媒體社團「高雄傳播學院」，常舉辦一些研討活動給記者在職進修，我當過幾年執行長，辦了幾次「南方新聞學」研討會，跟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合作，請研究生做高雄的媒體產業調查，還辦過高雄市第一次攝影記者的攝影展。

協助台權會募款工作

我跟台權會接觸是因政大新聞系學長Peter（黃文雄）做會長，他後來交棒給政青社學長吳豪人（政大法律系畢業），吳豪人有位表哥鄭智仁，是高雄知名的生殖醫學專家，也是知名的台灣歌謠創作者，2002年曾獲金曲獎最佳作詞，吳豪人當會長時，鄭智仁替台權會在高雄辦一場慈善音樂會，包括「三死囚案」的蘇建和等幹部都南下，大家就認識了，鄭智仁的朋友、企業家郭明賢先生幫忙開車接送工作人員。2004年後蘇建和負責舉辦募款餐會，高雄地區就叫我幫他募款，我就開始幫台權會募款，至今已經十年。

募款的對象我都是先找親朋好友，而且認同人權理念的人。大部份朋友都有聽過台權會，我就會跟他們說，台權會的朋友要辦募款餐會，能不能支持一下。

我剛開始募款沒經驗，都是一張一張拜託，像我的眼科醫師黃文龍醫生一口氣就捐了一萬，這是少數。後來因為很忙，實在沒時間找很多人，所以就一次推銷四、五張餐券，就一萬元，但也從未超過這個數量。

2012年2月11日台權會南辦成立茶會時，鄭炯明醫師也來了，我和他聊天，他說很多年前他當過台權會高雄分會的會長，但當時沒什麼活動，主要就是支援台北總會。高雄的文化、社運圈本來就比較少，關心環保、生態、人權、文化、民主的都是同一批人，他們組織社團關心柴山生態、推動衛武營都會公園成立，還成立過建國黨高屏辦公室，這些前輩多是醫師、作家、教授、藝術家，年紀約五、六十歲。這幾年有一些年輕學生開始參與運動，他們參與社會運動的背景、心態也不一樣了。

因為我工作很忙，台權會南辦業務、與台北總會聯繫，都是秘書陳郁琦在處理。2012年10月台權會在蘭嶼辦營隊，我去講媒體識讀，大家最關心都是社運如何運用媒體、弱勢者如何發聲等議題。

我是最近這兩年才當台權會的顧問，這是蘇建和安排的，高雄這幾年並沒有辦募款餐會。所以我主要工作是募款，募藝術品，高雄市長陳菊、副市長李永得都捐過藝術品義賣。

我覺得南部募款的情況不太受議題影響，主要還是對社運的認同，與募款者的交情。我有空就可以多找些人，通常捐款者都是無所求的，也沒有什麼利益關係。因為都是好朋友，也覺得也沒多少錢，但我有建議台權會要寄些刊物這些捐款者啦！

蘇建和他們騎腳踏車環台那次，到高雄這一站時，不少人陪他們騎一段，活動後大家到郭明賢先生的KTV聚餐，公司員工列隊在門口鼓掌歡迎，所有包廂電視銀幕都打上「祝蘇建和、劉秉郎、莊林勳早日沉冤得雪」跑馬燈，希望給三人一些溫暖。他們三個下來辦活動有新聞性，也有媒體報導，但量化的效果很難評估。

他們三人是第一次一起來高雄，那次動員的主要是人本，當時高雄也還沒有台權會辦公室。有南辦以後，非募款餐會的期間，也還是會有零星捐款，我收到就會交給南辦。我覺得我的功能比較偏向支持者而已，身為會員，當然要協助募集資源，如果辦公室需要幫忙就幫忙，倒是沒有幫會內刊物寫過稿。

對台權會的期待

我在台北跑立法院時，立法院已是台灣的政治中心，我很關心社會運動，

也很仔細觀察，台權會早期偏向關切政治人權，因為多是民進黨人士在參與、主導，到了Peter接了以後，才真的有專業性，跟國際接軌，建立社運自主性。吳豪人接了以後，對於人權教育有持續做深耕工作，除了本來的政治人權，也擴充到司法人權、國際人權公約，越來越像一個專業的人權組織。

我對台權會的期待就是希望它「長命百歲、經費無虞」。我們是一般會員，不深入會務的人，說太多會不著邊際。